赫爾曼・梅爾維爾簡介

馮濟灝

赫爾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 1814-1891）是十九世紀美國文學界被忽視，却被廿世紀廿年代「失落的一代」重新找回的思想巨擘。從廿年代到現今的七十年代，梅爾維爾已由沒沒無聞到厠身世界名作家之林。撇開其他國家的學者們對梅爾維爾的研究不提，光是美國學者的研究就已經是案積如山，甚至還有不少的博士論文亦以梅爾維爾作題材，理由無他，梅爾維爾的思想具有永恒性，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梅爾維爾的作品在我國雖然未被廣泛的接受與討論，但也絕非被全然漠視，據我所知，今日世界出版社就曾出過梅爾維爾作品之一——**白鯨記**的譯本（節譯本），我認爲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我們應該把梅爾維爾的作品陸續地翻譯成中文問世，**白鯨記**也實在應該弄個全譯本才行。不管怎麼說，梅爾維爾的作品值得我們這麼做。

我個人偏愛梅爾維爾有甚多理由：第一：他出身貧困，終身受貧困煎熬，以我個人主觀的意見來看，貧困中完成的作品本身就具有掙扎的痕跡與奮鬪的光輝，對這種人我是寄予相當尊敬的。第二：梅爾維爾

的文章是晦澀的，梅爾維爾的思想是透解人生的，我一直都相信：流暢的文筆並不是評斷作品好壞的絕對標準，當思想進入某種境界，往往作家自身會陷在渾沌的深淵裏，他透解的是人世之不可知，而不是人世的可知，當然，由這種體受所寫出的文章自然不會「盲目」的流暢了。

以下，我想對梅爾維爾作一番簡介，我希望這篇短文能有拋磚引玉的效果。

縱觀梅爾維爾的生活史，可以一八四二年爲界限，在此以前，他忙於生活而奔波四方，在此以後，他定居下來做思想表達。

梅爾維爾出身寒微，父親又早逝，故以甚幼小之年齡就必須出外謀生，他曾幫助其兄長作過生意，亦曾當過一小段時間的小學教師，而，其間生活對他日後創作生涯最有影響的厥爲其海員工作，他先後登過商船、捕鯨船及服役於海軍，海員生涯的經歷成爲他日後作品的素材，他說：「捕鯨船就是我的耶魯和哈佛。」由此可見一斑。

一八二四年，梅爾維爾回返故居紐約定居下來，一連串春蠶吐絲的創作過程由是開始，從一八四二年到其去世的一八九一年間凡歷四十餘載，統括說來，這漫長的歲月裏，既無洶湧的波濤，亦無激盪的情潮，梅爾維爾的生活無寧是單調冗長的，最可悲的還是他長期的爲貧困所纏，威伏（Raymond Weaver）就說：「他以曠世才華向凡俗挑戰，但凡俗却回報以饑餓，他幾度輟筆均因生活之艱辛，毫無神秘，但爲現實。」，而梅爾維爾在**魅島**（*Encantadas, or Enchanted Isles*）中所描述的幾隻海龜的故事正是己身的寫照：

> 這幾隻超齡海龜使我感觸良多，……它們勉爲其難地在食物匱乏的狀況下生存，我無來由地爲它們向時間挑戰而傷感……甚而體受其遭礁石撞擊之情景，這種存在眞是一種無望的癡迷。

以海龜來比喻他後半段生活最爲恰當，長久生活的無奈及乏味，在他另一篇小說中縷述尤詳，**錄事巴托比**（*Bartleby The Scrivener*）是個只有軀殼不見靈魂的人，每天進同樣的食物、謄抄千篇一律的文件，最後，這個可憐的巴托比拒絕工作與飲食，他只願從窗口向外呆瞧，巴托比所捎的信息是人類深度的

絕望，亦正是梅爾維爾喪失引刀一快的少年豪情後的悲嘆。

生活的刻板及困窘加上幼時卡爾文宗教的影響左右着梅爾維爾的致知態度，他不能、亦不願擁有像愛默森一樣的輕快文筆及明析的概念，他永遠是片斷的想、片斷的知，亦因此他很難相信許多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論調，他曾說道：

那些蘇格蘇派及北佬 Yankees 哲士們（按：指新英格蘭的上流知識份子）仍然尾隨其希臘及德國新柏拉圖主義；強調在寂靜中悟求眞理，依我看，簡直是緣木求魚。

梅爾維爾斥責當時流行於美國知識界的超絕主義（Transcendentalism）爲緣木求魚，眞理對梅爾維爾而言，直如曖昧（Ambiguities）的集成。在一封給霍桑的信中，他說：「眞理原是全天下最傻的事。……一切改革家都抓住所謂的眞理而不放；但在世人看來，改革家們不幾乎都是笑柄嗎？」亦因此當超絕論者視自然爲靈感泉源時，梅爾維爾却將自然視爲天、地間不諧合的產物，而人類，自然之子，正是不諧合悲劇的結果。在一八五二年發表的皮瑞（*Pierre*）中梅爾維爾運用了類近索福克里斯（Sophocles 495?～406? B.C.）作品伊底帕斯王（*Oedipus the King*）的基構來說明自然，及人與自然間關係爲何：

古羅士（Coelus）是天，提蘿（Terra）是地，老泰登（Titan）是天與地亂姦所生的兒子（按：泰登是相傳的巨人族類），至於因倫達（Encelanda）則爲泰登與其母（卽提蘿）姦淫的結果，因此因倫達爲亂倫之子與孫。

因倫達，這個自然之子所呈現的是極端的不調合和對自然的忿恨。這種詭異的觀念和超絕主義大相逕庭，梅爾維爾表明他那難溶攝於自然之中的態度，當然也就難以接受浪漫時代美國思潮的主流——至善主義（Perfectionalism）。

思想史家帕林頓（V. L. Parrington）在其大作美國思潮的主流（*The Main Current in American Thought*）中更悉心研究梅爾維爾這種與當時思潮主流脫節的原因；他以爲梅爾維爾的故居紐約是屬於沒有思想背景的中東部心態（The Mind of Middle East），既不受本土新英格蘭

派超絕主義的影響，更根絕於德國精神論及法國烏托邦主義之外，因此斷定他是個空燕之地的獨立思想者。帕林頓以環境決定論來研究梅爾維爾，固然有一語斷決之憾，但梅爾維爾的獨立思想家地位則無庸置疑，這也正是布德（Carl Bode）等人將他置爲「新嘗試者」之流的原因。而梅爾維爾引起注目亦盡在於斯，他的思想充份表現美國用個人體認去瞭解外在現象的個人主義精神，處於浪漫時代的十九世紀，像梅爾維爾的個人主義精神未始不是時代的象徵。

梅爾維爾的生活經驗使他對「眞理」、「自然」有自己獨特的看法，他更用這套看法來推演其他的概念。在這裏，我要進一步介紹梅爾維爾對「文明」所持的意見。

梅爾維爾對文明的意見充份表現在**白鯨記**中。**白鯨記**，主要的是要我們瞭解十九世紀以來人類的奧狄塞悲劇（Odessey's Tragedy），一種求無限進展終至慾望焚心而自毀的故事，捕鯨船長阿哈（Ahab）正是追求無限以至死亡的奧狄塞。阿哈更是十九世紀「工業鉅子」（Captains of Industry）追求無限發展的象徵；他們以一種驕傲的態度，如阿哈說：「我能遂我所願成就之任何事。」（I try everything, I achieve everything.），但梅爾維爾認爲這是不健康的，在**白鯨記**中他說：「所有的人都瘋狂了，他們的心態十分不健康。」，船長阿哈實在是個失敗者，他的失敗全導源於他盲目追求不可抗拒的白鯨——莫匹敵——自然。

梅爾維爾指出阿哈的渺小，事實上，正是指出當代美國對進步與自身能力的過份高估。在該書中他由是創造了另一形像——蠻子奎奎格（Queqeg）做爲反襯，奎奎格在梅爾維爾筆下是個「自然的貴族」，梅爾維爾稱他是個「華盛頓的化身」，是書第一〇九章裏，他甚而指出奎奎格憑其異教信仰及自然神力居然從熱症中不藥而癒。

奎奎格的自然狀態經過阿哈摔碎象限儀，更傳達了梅爾維爾對文明的嘲諷。當船駛進赤道時，象限儀受磁力作用而失效，阿哈不滿這種文明產物的無能，他寧願憑其肉眼觀天象以定航程。

在那個人人都爲科技進步而欣喜的時代。唯獨梅爾維爾道出科技進步的「文明極限」，梅爾維爾因之置

文明於一旁而論人類意志，可是人類意志却隨阿哈的被自然摧毀而凌夷，這正是梅爾維爾對自然、文明與人類意志三種概念下所呈現的困境。梅爾維爾並沒有試圖去解釋它、或調和它、或假裝認淸它，其情其景正如他在**皮瑞**中試圖瞭解人與外界之間難題時所說的：「交代它，但不妄求解決之道。」(to illustrate restatement of a problem, than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一樣，亦正因此，奠定了梅爾維爾較超絕論者更具有深刻洞察的地位。

思想的多樣性往往是一線貫穿的，梅爾維爾不信任文明正和他的「非進步史觀」遙相呼應，所謂非進步史觀未必就是循環史觀，非進步史觀意指他對人類歷史進步的懷疑。

梅爾維爾的非進步史觀可由他的另一作品**莫底**（*Mardi*）中得到瞭解。

莫底主要是敍述太乙（Taji）一行四人造訪委瑞（Vivenza，按：委瑞是梅爾維爾的寓喻 allegory，暗指美國）的故事，藉着神諭的安排，梅爾維爾說出他對美國的觀察；美國是個新生的國家，如文中所說：「馬兒需要廣大的草原，而對爾等，亦有充足且自由的空間。」，但美國不能因爲新而感滿足。如若不謹愼，則必步入歐洲老化、腐敗之後塵，「保持淸高」，梅爾維爾說：「俄若 Oro （神）已在你們與其他國家之間設下一水之隔，此水之神聖在乎不可逾犯，尤甚者，須斬斷和波費 Porpheero（歐洲）的瓜蔓牽連。」，和**白鯨記**對過份文明的不信任一樣，此處，梅爾維爾把歐洲當成過份文明的象徵。相對地，亦正代表着腐敗和衰老，美國怎能捲涉其中？在**白衣** *White Jacket* 中梅爾維爾說：

梅爾維爾

我們美國人否認和過去有任何牽連……從各種角度來看，美國都有權利去不遵循舊軌，我們當爲開來，而非爲繼往而努力，畢竟，這不是中古時代。

梅爾維爾對美國的前途與美國的民主似乎有充份的信心，但由引文中，我們仍能品味得到他思想層面上非進步史觀的陰影。

對現世界，梅爾維爾雖然受生活煎熬，但他始終沒有揚棄他適度的關切。發表於內戰結束不久後的**班尼多・西蘭諾**（*Benito Cereno*）爲梅爾維爾批評奴隸制度的最佳典範。**班尼多・西蘭諾**係根據忠然若（Amos Delano）的**航海記事**（*A Narration of Voyage and Travel*）而改寫，故事乃描寫一艘遭到奴隸叛變的西班牙船的事情。文中梅爾維爾一直強調奴隸制乃歐洲腐敗之一端，而美國實因天眞與無知方染上這種惡德。R・B・勃嵐（R. B. Browne）因之評論**班尼多・西蘭諾**爲一種「信息」，它宣布所有的人，不論膚色與種族，均應立於同等地位。當然，梅爾維爾絕非狂熱的釋奴論者（Abolitionist），但在**班尼多・西蘭諾**中他亦道出了他的人道思想。

或許，在**白衣**中我們更可將梅爾維爾的人道思想說得精確點。我們記得，梅爾維爾曾爲海員，海上的生活使他充份瞭解船長的權威與專斷。阿哈就是個例子。船長有權任意鞭笞船員一事使梅爾維爾深惡痛絕，在是書中，梅爾維爾特別指出鞭打船員的不當，他說：「你可想像一個赤裸上身被剝奪尊嚴的船員在甲板上受鞭打的情況？他們有時只爲滿足權威者之私意，而非有任何罪行受到責罰。」據說，**白衣**印行後，曾被某國會議員閱讀，更將本問題拿到國會討論，美國官方因此而注意海軍艦長任意責罰部屬的不當行爲。

美國自從一八一二年與英戰爭（The War of 1812）後，國家文化已漸趨獨立。其民主之進展亦隨着這場戰爭之結束而加强即所謂的傑克遜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國家文化的成長與民主的擴散更使個人主義得以滋生。生於這個時代的梅爾維爾，一方面，由於環境使然，充份發揮了其個人主義的精神。此即是說：憑個人的體驗去認知事物；一方面，他未始不是時代的代表。嚴格地說，梅爾維爾甚至可以說是眞正獨立超絕的超絕論者。他的所思、所想均由個人之深思而來，我個人對梅爾維爾的

偏好就在這裏，因爲他表現出美國風格的原創性。當超絕論者及新英倫的新貴們向德、英借取觀念時，梅爾維爾却使用自己的思想及悟性去瞭解事物。就原創性的論點而言，梅爾維爾的地位尤其顯彰。

附　錄

（壹）梅爾維爾作品表：

長篇小說

Typee (1846)
Omoo (1847)
Mardi (1849) 莫底
Redburn (1849)
White Jacket (1850) 白衣
Moby Dick (1851) 白鯨記

Pierre (1852) 皮瑞
Israel Potter (1855)
The Confidence Man (1857)
Billy Budd (1924)

短篇小說集

The Piazza Tales (1856) 碧亞梭故事集

※本文所引：魅島，錄事巴托比，班尼多，西蘭諾均出自碧亞梭故事集。

詩集

Battle Pieces and Aspects of the War (1866)
Clarel (1876)

（貳）兩本對梅爾維爾有深入介紹的書：

Chase, Richard, ed. *Melville: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New Jersey, 1962

Parrington, Varron L. *Main Current in American Thought.* Vol. II. New York, 1954.